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

茅盾作品

小 巫
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小 巫

茅盾 著



姨太太是姓凌。但也许是姓林。谁知道呢，这种人的姓儿原就没有一定，爱姓什么就是什么。

进门来那一天，老太太正在吃孙女婿送来的南湖菱，姨太太悄悄地走进房来，又悄悄地磕下头去，把老太太吓了一跳。这是不吉利的兆头。老太太心里很不舒服。姨太太那一头乱蓬蓬的时髦头发，也叫老太太眼里难受。所以虽然没有正主儿的媳妇，老太太一边吃着菱，一边随口就叫这新来的女人一声“菱姐！”

是“菱姐！”老太太亲口这么叫，按照乡风，这年纪不过十来岁姓凌或是姓林的女人就确定了是姨太太的身份了。

菱姐还有一个娘。当老爷到上海去办货，在某某百货公司里认识了菱姐而且有过交情以后，老爷曾经允许菱姐的娘：“日后做亲戚来往。”菱姐又没有半

个儿弟弟哥哥，娘的后半世靠着她。这也是菱姐跟老爷离开上海的时候说好了的。但现在一切都变了。老太太自然不认这门“亲”，老爷也压根儿忘了自己说过的话。菱姐几次三番乘机会说起娘在上海不知道是怎样过日子，老爷只是装聋装哑，有时不耐烦了，他就瞪出眼睛说道：

“啧啧！她一个老太婆有什么开销！难道几个月工夫，她那三百块钱就用完了么？”

老爷带走菱姐时，给过她娘三百块大洋。老太太曾经因为这件事和老爷闹架。她当着十年老做的何妈面前，骂老爷道：

“到上海马路上拾了这么一个不清不白的臭货来，你也花三百块钱么？你拿洋钱当水泼！四囡出嫁的时候，你总共还花不到三百块；衣箱里假牛皮的，当天就脱了盖子，四囡夫家到现在还当做话柄讲。到底也是不吉利。四囡养了二胎，都是百日里就死掉了！你，你，现在贩黑货，总共积得这么几个钱，就大把大把的乱花！阿弥陀佛，天——雷打！”

老太太从前也是著名的“女星宿”。老爷有几分怕她。况且，想想花了三百大洋弄来的这个“菱姐”，好像也不过如此，并没比镇上半开门的李二姐好多少，这钱真花得有点冤枉。老爷又疼钱又挨骂的那一

股子气，就出在菱姐身上。那一回，菱姐第一次领教了老爷的拳脚。扣日子算，她被称为“菱姐”刚满两个月。

菱姐确也不是初来时那个模样儿了。镇上没有像样的理发店。更其不会烫头发。菱姐那一头烫得蓬松松的时髦头发早就圪直了，一把儿扎成个鸭屁股，和镇上的女人没有什么两样。口红用完了，修眉毛的镊子弄坏了，镇上买不出，老爷几次到上海又不肯买，菱姐就一天一天难看，至少是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迷人力量。

老爷又有特别不满意菱姐的地方。那是第一次打了菱姐后两天，他喝醉了酒，白天里太阳耀光光的，他拉住了菱姐厮缠，忽然看见菱姐肚皮上有几条花纹。老爷是酒后，这来，他的酒醒了一半，问菱姐为什么肚皮上有花纹。菱姐闭着眼睛不回答。老爷看看她的奶，又看看她的眉毛，愈看愈生疑心，猛然跳起来，就那么着把菱姐拖翻在楼板上，重重的打了一顿，咬着牙根骂道：

“臭婊子！还当你是原封货呢！上海开旅馆那一夜亏你装得那么像！”

菱姐哪里敢回答半个字，只是闷住了声音哭。

这回事落进了老太太的耳朵，菱姐的日子就更

加难过。明骂暗骂是老太太每天的功课。有时骂上了风，竟忘记当天须得吃素，老太太就越发拍桌子捶条凳，骂的菱姐简直不敢透气儿。黄鼠狼拖走了家里的老母鸡，老太太那口怨气也往菱姐身上呵。她的手指尖直戳到菱姐脸上，厉声骂道：

“臭货！狐狸精！白天干那种事，不怕罪过！怪道黄鼠狼要拖鸡！触犯了太阳菩萨，看你不得好死！不要脸的骚货！”

老爷却不怕太阳菩萨。虽然他的疑心不能断根，他又偏偏常要看那叫他起疑的古怪花纹。不让他看时一定得挨打，让他看了，他喘过气后也要拧几把。这还算是他并没起恶心。碰到他不高兴时，老大的耳括子刷几下，咕噜咕噜一顿骂。一个月的那几天里，他也不放菱姐安静。哀求他：“等过一两天罢！”没有一次不是白说的。

菱姐渐渐得了一种病。眼睛前时常一阵一阵发黑，小肚子隐隐地痛。告诉了老爷。老爷冷笑，说这不算病。老太太知道了，又是逢到人便三句两头发作：

“骚货自己弄出来的病！天老爷有眼睛！三百块钱丢在水里也还响一声！”

二

老爷为的贩“货”，上海这条路每月总得去一次，三天五天，或是一星期回来，都没准。那时候，菱姐直乐得好比刀下逃命的犯人。虽然老太太的早骂夜骂是比老爷在家时还要凶，可是菱姐近来一天怕似一天的那桩事，总算没有人强逼她了。和她年纪仿佛的少爷也是个馋嘴。小丫头杏儿见少爷是老鼠见了猫儿似的会浑身发抖。觑着没有旁人，少爷也要偷偷地搔菱姐的手掌心，或是摸下巴。菱姐不敢声张，只是涨红了脸逃走。少爷望着她逃走了，却也不追。

比少爷更难对付的，是那位姑爷——老太太常说的那个四囤的丈夫。看样子，就知道他的牛劲儿也和老爷差不多。他也叫她“菱姐”。即使是在那样厉害的老太太跟前，他也敢在桌子底下拧菱姐的腿儿。菱姐躲这位姑爷，就和小杏儿躲少爷差不多。

姑爷在镇上的公安局里有点差使。老爷不在家的时候，姑爷来的更勤，有时腰间挂一个小皮袋，菱姐认得那里面装的是手枪。那时候，菱姐的心就卜卜

乱跳，又觉得还是老爷在家好了，她盼望老爷立刻就回家。

镇上有保卫团，老爷又是这里面的什么“董”。每逢老爷从上海办“货”回来，那保卫团里的什么“队长”就来见老爷。队长是两个，贼忒忒的两对眼睛也是一有机会就往菱姐身上溜。屋子里放着两个大蒲包，就是老爷从上海带来的“货”。有一次，老爷听两个队长说了半天话，忽然生气喊道：

“什么！他坐吃二成，还嫌少，还想来生事么？他手下的几个痨病鬼，中什么用！要是他硬来，我们就硬对付！明天轮船上有一百斤带来，你们先去守口子，打一场也不算什么，是他们先不讲交情！——明天早晨五点钟！你们起一个早。是大家的公事，不要怕辛苦！”

“弟兄们——”

“打胜了，弟兄们每人赏一两土！”

老爷不等那队长说完，就接口说，还是很生气的样子。

菱姐站在门后听得出神，不防有人在她肩头拧了一把。“啊哟——”菱姐刚喊出半声来，立刻缩住了。拧她的不是别人，是姑爷！淫邪的眼光钉住在菱姐脸上，好像要一口吞下她。可是那门外又有老爷！

菱姐的心跳得忒忒地响。

姑爷勉强捺住一团火，吐一口唾沫，也就走了。他到前面和老爷叽叽咕咕说了半天话。后来听得老爷粗声大气说：

“混账东西！那就干了他！明天早上，我自己去走一趟。”

于是姑爷怪声笑。菱姐听去那笑声就像猫头鹰叫。

这天直到上灯时光，老爷的脸色铁青，不多说话。他拿出一支手枪来，拆卸机件，看了半天，又装好，又上足了子弹，几次拿在手里，瞄准了，像要放。菱姐走过他身边时，把不住腿发抖。没等到吃夜饭，老爷就带着枪出去了。菱姐心口好像压了一块石头，想来想去只是害怕。

老太太坐在一个小小的佛龕前，不出声的念佛，手指尖掐着那一串念佛珠，掐得非常快。佛龕前燃旺了一炉檀香。

捱到二更过，老爷回来了，脸色是青里带紫，两只眼睛通红，似乎比平常小了一些，头上是热腾腾的汗气。离开他三尺就嗅到酒味。他从腰里掏出那支手枪来，拍的一声掣在桌子上。菱姐抖着手替他脱衣服。老爷忽然摆开一只臂膊，卷住了菱姐的腰，提空

了往床上掷去，哈哈地笑起来了。这是常有的事，然而此刻却意外。菱姐不知道是吉是凶，躺在床上不敢动。老爷走近来了，发怒似的扯开了菱姐的衣服，右手捏定那支乌油油的手枪。菱姐吓得手脚都软了，眼睛却睁得挺大。衣服都剥光，那冰冷的枪口就按在菱姐胸脯上。菱姐浑身直抖，听得老爷说：

“先拿你来试一下。看老子的枪好不好。”

菱姐耳朵里嗡一声响，两行眼泪淌下她的面颊。

“没用的骚货，怕死么？嘿——老子还要留着玩几天呢！”

老爷怪声笑着说，随手把枪移下去，在菱姐的下部戳了一下，菱姐痛叫一声，自以为已经死了。老爷一边狞笑，一边把口一张，就吐了菱姐一身和一床。老爷身体一歪，就横在床里呼呼地睡着了。

菱姐把床铺收拾干净，缩在床角里不敢睡，也不能睡。她此时方才觉得刚才要是砰的一枪，对穿了胸脯，倒也干净。她偷偷地拿起那支手枪来，看了一会儿，闭了眼睛，心跳了一会儿，到底又放开了。

四更过后，大门上有人打得蓬蓬响。老爷醒了，瞪直眼睛听了一会儿，捞起手枪来跑到窗口，开了窗喝道：

“你妈的！不要吵吵闹闹！”

“人都齐了！”

隔着一个天井的大门外有人回答。老爷披上皮袍，不扣钮子，拦腰束上一条绉纱大带子，收紧了，插上手枪，就匆匆地下去。菱姐听得老爷在门外和许多人问答了几句。又听得老爷骂“混蛋”，全伙儿都走了。

菱姐看天上，疏落落几点星，一两朵冻住了的灰白云块。她打了一个寒噤，迷迷糊糊回到床上，拉被窝来盖了下身，心里想还是不要睡着好，可是不多时就朦胧起来，靠在床栏上的头，歪搁在肩膀上了。她立刻就做梦：老爷又开枪打她，又看见娘，娘抱住了她哭，娘发狂似的抱她……菱姐一跳惊醒来，没有了娘，却确是有人压在她身上，煤油灯光下她瞥眼看见了那人的面孔，她吓得脸都黄了。

“少爷！你——”

她避过那拱上她面孔来的嘴巴，她发急地叫。

少爷不作声，两手扭过菱姐的面孔来，眼看着菱姐的眼睛，又把嘴唇拱上去。菱姐的心乱跳，喘着气说：

“你不走，我就要叫人了！”

“看你叫！老头子和警察抢土，打架去了；老奶奶不来管这闲事！”

少爷贼忒忒地说，也有点气喘。他虽然也不过十六七岁，力气却比菱姐大。

“你——这是害我——”

菱姐含着眼泪轻声说，任凭他摆布。

忽然街上有乱哄哄的人声，从远而近；接着就听得大门上蓬蓬地打得震天响。菱姐心里那一急，什么都不顾了。她猛一个翻身，推落了少爷，就跑去关房门，没等她关上，少爷也已经跑到房门边，只说一句“你弄昏了么？”就溜出去了。

菱姐胡乱套上一件衣，就把被窝蒙住了头，蜷曲在床里发抖。听楼底下是嚷得热闹。一会儿，就嚷到她房门外。菱姐猛跳起来，横了心，开房门一看，五六个人，内中有老爷和姑爷。

老爷是两个人抬着。老爷的皮袍前襟朝外翻转，那雪白的滩皮长毛上有一堆血冻结了。把老爷放在床上后，那几个都走了，只留着姑爷和另一个，那是队长。老爷在床上像牛叫似的唤痛。队长过去张一眼，说道：

“这伤，镇上恐怕医不好。可是那一枪真怪；他们人都在前面，这旁边打来的一枪真怪！这不是流弹。开枪的人一定是瞄准了老头子放。可是那狗局长也被我们干得痛快！”

菱姐蹲在床角里却看见队长背后的姑爷扁着嘴巴暗笑。

老太太在楼底下摔家具嚷骂：

“报应得好！触犯太阳菩萨！都是那臭货！进门来那一天，我就知道不吉利！请什么郎中，打死那臭货就好了！打死她！”

三

日高三丈，镇上人乱哄哄地都说强盗厉害。商会打长途电话给县里，说是公安局长“捕盗”阵亡，保卫团董“协捕”也受重伤。县里转报到省，强盗就变成了土匪，“聚众二三百，出没无常，枪械犀利。”省里据报，调一连保安队来“痛剿”。

保安队到镇那一天，在街上走过，菱姐也看见。她不大明白这些兵是来帮老爷的呢，还是来帮姑爷。不知道凭什么，她认定老爷是被姑爷偷偷地打了一枪。可是她只放在肚子里想，便是少爷面前她也不曾说过。

老爷的伤居然一天一天好起来了。小小一颗手枪子弹还留在肉里，伤口却已经合缝。菱姐惟恐老爷好全了，又要强逼她。

背着人，她要少爷想个法子救她。少爷也没有法子，反倒笑她。

又过了几天，老爷能够走动了。菱姐心慌得饭都吃不下。

老爷却也好像有心事，不和菱姐过分厮缠。队长中间的一个，常来和老爷谈话。声音很低。老爷时常皱眉头。有一次，菱姐在旁边给老爷弄燕窝，听得那队长说：

“商会里每天要供应他们三十桌酒饭，到现在半个多月，商会里也花上两千多块钱了。商会里的会长老李也是巴不得他们马上就开拔，可是那保安队的连长说：上峰是派他来剿匪的，不和土匪见一仗，他们不便回去销差。——”

“哼！他妈的销差！”

老爷咬紧了牙根说，可是眉头更皱得紧了。队长顿一下，挨到老爷耳朵边又说了几句，老爷立刻跳起来喊道：

“什么！昨天他们白要了三十两川土去，今天他们得步进步了么？混蛋！”

“还有一层顶可恶。他们还在半路里抢！我们兄弟派土到几家大户头老主顾那里去，都被他们半路里强抢去了。他们在这里住了半个月，门路都熟了！”

“咄！那不是反了！”

老爷重拍一下桌子，气冲冲说，脸上的红筋爆起，有小指头那么粗。菱姐看着心里发慌，好像老爷又要拿枪打她。

“再让他们住上半个月，我们的生意全都完了！总得赶快想法子！”

队长叹一口气说。老爷跟着也叹一口气。后来两个人又唧唧啾啾地说了半天，菱姐看见老爷脸上有点喜色，不住的点头。临走的时候，那队长忽然叫着老爷的诨名说道：

“太岁爷，你放心！我们悄悄地装扮好了去，决不会露马脚！还是到西北乡去的好，那里的乡下老还有点油水，多少我们也补贴补贴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巡风的人要格外小心。打听得他们拔队出镇，我们的人就得赶快退；不要当真和他们交上一手，闹出笑话来！”

老爷再三叮嘱过后，队长就走了。老爷板起脸孔坐在那里想了半晌，就派老妈子去找姑爷来。菱姐听说到“姑爷”，浑身就不自在。她很想把自己心里疑惑的事对老爷说，但是她到底没有说什么，只自管避开了。

姑爷和老爷谈了一会儿，匆匆忙忙就去。在房门边碰到菱姐时，姑爷做一个鬼脸，露出一口大牙齿望着菱姐笑。菱姐浑身汗毛直竖，就像看见一条吐舌头的毒蛇。

晚饭时，老爷忽然又喝酒。菱姐给老爷斟一杯，

心里就添一分忧愁。她觉得今晚上又是难星到了。却是作怪，老爷除了喝酒以外，并没别的举动。老爷这次用小杯，喝的很慢很文雅，时时放下杯子，侧着耳朵听。到初更时分，忽然街上来了蒲达蒲达的脚步声，中间夹着有人喊口令。老爷酒也不喝了，心事很重的样子歪在床上叫菱姐给他捶腿。又过了许多时候，远远地传来劈拍劈拍的枪声。老爷蓦地跳起来，跑到窗前看。西北角隐隐有一片火光。老爷看过一会儿，就自己拿大碗倒酒喝了一碗，摇摇头，伸开两只臂膊。菱姐知道这是老爷要脱衣服了，心里不由的就发抖。但又是作怪，老爷躺在床上让菱姐捶了一会腿，竟自睡着了。

第二天，菱姐在厨房里听得挑水的癞头阿大说，昨夜西北乡到了土匪，保安队出去打了半夜，捉了许多通土匪的乡下人来，还有一个受伤的土匪，都押到公安局里。

老太太又在前面屋子里拍桌子大骂：

“宠了个妖精，就和嫡亲女婿生事了！触犯太阳菩萨——”

菱姐把桂圆莲子汤端上楼去，刚到房门外，就听得老爷厉声说道：

“你昏了！对我说这种话！”

“可是上回那一枪你还嫌不够？”

是姑爷的咬紧了牙齿的声音；接连着几声叫人发抖的冷笑，也是姑爷的声音。菱姐心乱跳，腿却还在走，可是，看见姑爷一扬手就是乌油油的一支手枪对准了老爷，菱姐腿一软，浑身的血就都好像冻住。只听得老爷喝一声：

“杀胚！你敢——”

砰！

菱姐在这一声里就跌在房门边，她还看见姑爷狞起脸孔，大踏步从她身边走过，以后她就人事不知。

四

枪杀的是老爷，不是菱姐；但菱姐却病了，神智不清。她有两天工夫，热度非常高；脸像喝酒一般通红，眼睛水汪汪地直瞪。她简直没有吃东西。胡言乱语，人家听不懂。第三天好些了，人是很乏力似的，昏昏地睡觉。快天黑的时候，她忽然醒来觉得很口渴，她看见小杏儿爬在窗前看望。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躺在床上；过去的事，她完全忘了。她想爬起来，可是身体软得很。

“杏儿！爬在那里看什么？留心老爷瞧见了打你呢！”

菱姐轻声说，又觉得肚子饿，小杏儿回头来看着她笑。过了一会儿，小杏儿贼忒嘻嘻地说道：

“老爷死了！喏——就横在这里的，血，一大滩！”

菱姐打一个寒噤，她的记忆回复过来了。她的心又卜卜跳，她又不大认得清人，她又迷迷糊糊像是在做梦了。她看见老爷用枪口戳在她胸脯上，她又看见姑爷满面杀气举起枪对准了老爷，末后，她看见一个

面孔——拧起了眉毛的一个面孔，对准她瞧。是姑爷！菱姐觉得自己是喊了，但自己听得那喊声就像是隔着几重墙。这姑爷的两只手也来了。揭去被窝，就剥她的衣服。她觉得手和腿都不是她的了。后来，她又昏迷过去了。

这回再清醒过来时，菱姐自以为已经死了。房里已经点了灯。有一个人影横在床上。菱姐看明白那人是少爷，背着灯站在床前，离她很近。菱姐呻吟着说：

“我不是死了么？”

“哪里就会死呢！”

菱姐身体动一下，更轻声的说：

“我——记得——姑爷——”

“他刚刚出去。我用一点小法儿骗他走。”

“你这——小鬼！”

菱姐让少爷嗅她的面孔，轻声说，她又觉得肚子饿了。

听少爷说，菱姐方才才知道老爷的“团董”位子已经由姑爷接手。而且在家里，姑爷也是什么事都管了去。菱姐怔了一会儿，忍不住问少爷道：

“你知道老爷是怎样死的？”

“老头子是自己不小心，手枪走火，打了自己。”

“谁说的？”

“姐夫说的。老奶奶也是这么说。她说老头子触犯了太阳菩萨，鬼使神差，开枪打了自己。还有，你也触犯太阳菩萨。老头子死了要你到阴间阎王前去做见证，你也死去了两三天，就为的这个。”

菱姐呆起脸想了半天，然后摇摇头，把嘴唇凑在少爷耳朵上说：

“不是的！老爷不是自己打的！你可不要说出去，——我明明白白看见，是姑爷开枪打死了老爷的！”

少爷似信不信的看着菱姐的面孔。过一会儿，他淡淡的说：

“管他是怎样死的。死了就算了！”

“噯，我知道姑爷总有一天还要打死你！也有一天要打死我。”

少爷不作声了，眯细了眼睛看菱姐的面孔。

“总有一天他要打的。要是他知道了我和你——有这件事！”

菱姐说着，就轻轻叹一口气。少爷低了头，没有主意。菱姐又推少爷道：

“看你还赖着不肯走！他要回来了！”

“嘻，你想他回来么？今天他上任，晚上他们请他在半开门李二姐那里喝酒，还回来么？嘿，你还想

他回来呢！”

“嚼舌头——”

菱姐骂了一声，也就不再说什么。可是少爷到底有点胆怯，鬼混了一阵，也就走了。菱姐昏昏沉沉睡了不知多少时候，被一个人推醒来，就听得街上人声杂乱，劈拍劈拍的声音很近，就像大年夜放鞭炮似的。那人却是少爷，脸色慌张，拉起菱姐来，一面慌慌张张的说：

“当真是土匪来了！你听！枪声音！就在西栅口打呢！”

菱姐心慌，说不出话来，只瞪直了眼睛看窗外。一抹金黄色的斜阳正挂在窗外天井里的墙角。少爷催她穿衣服，一面又说下去：

“前次老头子派人到西北乡去抢了，又放火；保安队又去捉了几个乡下人来当做土匪；这回真是土匪来了！土匪里头就有前次遭冤枉的老百姓，他们要杀到我们的家里来——”

一句话没完，猛听得街上发起喊来。夹着店铺子收市关店的木板碰撞的声音。少爷撇下了菱姐，就跑下楼去。菱姐抖着腿，挨到靠街的一个窗口去张望，只见满街都是保安队，慌慌张张乱跑，来不及“上板”关门的铺子里就有他们在那里抢东西。砰！砰！

他们朝关紧的店门乱放枪。菱姐腿一软，就坐在楼板上。恰好这时候，少爷又跑进来了，一把拖住菱姐就走，气喘喘地喊道：

“土匪打进镇了！姐夫给乱枪打死！——喂，怎么的，你的两条腿！”

老太太还跪在那小小的佛龕跟前磕头。少爷不管，死拖住了菱姐从后门走了。菱姐心里不住的自己问自己：“到哪里去？到哪里去？”可是她并没问出口，她又想着住在上海的娘，两行眼泪淌过她的灰白的面颊。

突然，空中响着嗤，嗤，嗤的声音。一颗流弹打中了少爷。像一块木头似的，少爷跌倒了，把菱姐也拖翻在地。菱姐爬一步，朝少爷看时，又一颗流弹来了，穿进她的胸脯。菱姐脸上的肉一歪，不曾喊出一声，就仰躺在地上不动了，她的嘴角边闪过了似恨又似笑的些微皱纹。

这时候，他们原来的家里冲上一道黑烟，随后就是一亮，火星乱飞。

1932年2月29日。